



雜阿含經卷第一

佛子家內恭敬於

民國五十五年七月

如是我聞一時佛住

舍衛國祇樹給孤

獨園爾時世尊告

諸比丘當觀色無

常如是觀者則為正

觀正觀者生厭離厭

離者喜貪盡喜貪盡

者說心解脫如是觀受想心

行瀦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

觀正觀者則生厭離厭

離者喜貪盡喜貪盡

者說心解脫如是比丘心

解脫者若欲自証則

能自証我生已盡梵

行已立所作已作自

知不受後有如觀無

常苦空非我亦復如

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
歡喜奉行

微笑傳承 關於阿疆塔石窟佛像的說法印

奚淞

在中印度的阿疆塔石窟前，我們從黝深的岩洞向內探看；洞中撲面黑暗與陰涼，挾著蝙蝠糞的氣息。什麼也看不見。千里迢迢、克服許多交通上的困難，為的就是看一眼古老的佛教石窟造像。然而，古蹟沒有照明設備，我們也忘了帶手電筒，這要怎麼看呢？

這是1992年春，我和自助旅行的老搭擋阿昌已完成了北印度一連串的「佛蹟之旅」。懷抱著尋訪早期佛教美術的目標，我們來到始創於紀元初期的阿疆塔石窟。這一帶沿山壁開鑿的佛窟，便是整個亞洲佛窟造像的始祖了。究竟窟中的佛像，比起我們中國的雲岡、龍門等地的石雕如何？我們十分好奇。

我們踟躕的神情，引起了一名洞窟管理員的注意。帶著典型印度人似笑非笑神情，他向我們招手示意，隨即從岩壁角落拿起了一個尺來大的木框玻璃鏡面。

佛窟洞口，這位管理員兩手持鏡當胸，並且不斷調整鏡片的角度。啊！原來他是在向太陽採光，要把陽光折射到黝暗的洞窟裡去。他這引光入洞的手法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。

鏡片折射的光度，比探照燈還強。一陣晃動、輝閃下，光柱直探入開鑿成馬蹄型的洞窟深處……一尊龐偉的佛陀坐像驀然現身，其古典莊重的神采，令我為之屏息。

這尊紀元初期的石雕佛像、容態飽滿；他垂目、微笑，兩臂垂脅，手肘彎向胸口，十指如柔軟花瓣般在胸前交扣成「說法印」——這手印，代表了佛陀作為一個老師的身分。

帶領我們的守洞員，見我們興奮喜悅，便用他一雙黝黑的手，摹倣手指結環交扣的說法印，並用對付觀光客的生澀英語道：「看，就像解開一個繩結的模樣……」

對了。「說法印」手勢之美，正是因為它解開了一個結；但它並非肉眼可見的繩結，而是潛藏人類身心幽微之處，肉眼難見的心結。經由守洞員的這一提示，我對佛陀造像的始源也產生了莫大的興趣。

追溯佛教造像藝術發展史，可以瞭解佛陀造像的出現，至少距他去世有五百年之久。或許是遵照佛陀遺囑，不造像，以避免產生神格性的盲目崇拜。佛陀去世後，經漫長年代，佛教徒忍耐遵從不造像原則。從紀元前五世紀到紀元初期，佛教藝術慣以菩提樹等象徵物來代表佛陀。

記得在加爾各答博物館中，我們看到了阿育王時代的佛塔遺物。雕飾精美的石欄楯上，一幕幕佛傳故事場景中，人物主角——佛陀俱都從缺，只能從菩提樹、佛足印或說法座等象徵物的出現，以表現佛陀的存在。

直到紀元後，混揉了波斯、希臘、羅馬及印度風格的佛像終於出現。這些被稱作「犍陀羅」風格的佛陀造像，乍看有些像太陽神阿波羅，神采雄健而外馳。此後有待漫長演進，佛像才得以呈現如笈多王朝期佛像的內斂和圓滿風貌。

雖說我們今日習見的佛陀造像是歷經漫長時間演化、無數民間藝

人揣摩、創造而凝煉成形的，但耐人尋味的是：當古代的佛教徒開始為佛陀造像時，佛陀早已逝世數百年之久，藝人如何能夠造出一尊令人心悅誠服的聖像來呢？

就像那一日，我迢迢來到中印度的阿疆塔石窟，面對窟中作「說法印」的佛像，它確實喚起了我全部對佛法的理解和崇敬，為之心悅誠服。如此的佛教造像藝術，真是人類在藝術創造上所展現出來的一項奇蹟。

分析這份因佛像而生的感動，是有脈絡可循的；其重要的特徵有三項——垂目、微笑和解結（說法印）；三項特徵相互緊密牽連。現在，先從「說法印」的解結手勢說起。

為眾生說「苦（煩惱）」的集起，以及「苦滅（涅槃）」的解脫之道，正覺後的佛陀遊行說法長達四十五年。稱佛陀為偉大的老師（調御丈夫）是名符其實的。

為如此一位老師造像，無論用泥塑或木雕皆難以流露任何說法內容。高明的古人，卻巧妙運用「說法印」手勢，直指佛陀教法的心要。一點也沒錯，這是一個教人解結的手勢。但觀造像，雙手之間並無實際纏結。這就意味著佛陀正教人如何「解開一個看不見的潛在心結」。

其次，觀佛眼。佛眼垂視、半開半闔。這樣的垂目神情，在全人類、各民族的雕像典型中極為罕見。何以如此低眉垂視？它所指出的，其實正是佛教修行特有的「內觀」——以正念隨觀自己長期因習性而造成的複雜結縛。每當潛在心結浮現之際，若能如實看出其纏縛樣貌，當能隨順其勢，善巧地解開部分。這就呼應了「說法印」的解

結手勢了。人類複雜的情結，能解開一分，就能得一分的輕鬆和自在。解之又解，長久修行下來，總有纏縛全消，漏盡解脫的一天。

在此，佛眼的垂目，也非全然內視，而是「一半看內、一半看外」。看內，解開煩惱心結的同時也滋長了智慧；出於對生命的瞭解，看待外界時，必能多出一份寬容和慈悲。

由此，就牽連到佛像容顏，那幽微的笑容了。佛陀的笑，不同於一般世間歡悅；它包涵了對人性深刻的瞭解和悲憫；也經由一再的寬解心結，才產生出如此自在的笑靨。遵循佛陀的教法而修行，一個人的心結並非越縛越大，而是越解越小；也因為在解結的過程中，去除了負面情緒所造成的許多心理障蔽；出於瞭解，所以慈悲，就能對世界抱一份寬容微笑，並以祥和的語言和行動處理人間事了。

這就是那年訪阿疆塔石窟，從紀元初期佛陀造像所得到的莫大感動。歸來後，我用毛筆白描繪成佛陀「說法印」手勢懸掛牆上，以日日提醒自己這份讓自己身心寧靜下來——向內看，解開心結；向外看，報以微笑——的佛教心法，我將之稱為「微笑傳承」，長誌於心。☸